四庫全書

史部

元名臣事畧卷九

元　蘇天爵　撰

太史王文肅公

公名恂字敬甫中山安喜人初事潛邸命為太子伴讀中統元年授太子贊善至元十三年奉詔修授時歷十六年拜太史令明年歷成又明年卒年四十七

公生三歲家人示之書帙輒指丁字及風字能道之母

夫人授千文於膝下一再過即盡識鄉先生以詩來賀六歲就外學十三年凡授性理數術輒造其極濟陽楊公撰行狀

歲己酉太保劉公自邢北上取道中山方求一時之俊名公與語賢其才欲為大就之逮其南轅載之來邢復居磁之紫金山勸為性理之學公感太保之意振迅奮厲所業大進太保上其學行尋蒙召見即以為太子伴讀楊公撰墓誌

中統辛酉陞太子贊善明年太子封燕王守中書令領

樞密使勅兩府大臣凡有啟稟必以王恂與聞初中書左丞許公輯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為一編書以進上嘗召公講因之咨詢太子典學之功又璽書命公於太子起居之際飲食衣服之節皆悉意調護非所宜接之人勿令侍行狀

公上牋言太子天下本付託之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及領中書樞密之政聖上詔條所當編覽庶務之本亦當屢省官吏以罪免者毋使僥倖更進軍官害人尤甚

敗用之際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應或變化之餘吾亦不之疑則反側化為忠厚國勢增重矣墓誌

公早以筭術妙天下它日太子以問公公對曰筭數藝之一耳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講讀發明三綱五常之旨大學本末先後之次第及歷代治亂興亡之所以公以正道經術輔翊裕宗有古師傅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為區別善惡論著得失上之家傳

裕宗嘗從容語公宜言心所守公對曰臣聞許衡嘗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以為然家傳

世祖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青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公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家傳

國朝承用金大明歷歲久寖踈上常思釐正公既以筭術冠一時故以委之公奏必得明歷理者乃可帝問其

人公以左丞相許衡對許公時歸覃懷詔乘驛詣闕既至命參預攺歷事本院屬官悉聽公辟十七年公與許公奏臣等合朔南司歷官徧攷歷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筭辛巳歲歷日成雖或未至精密而所差計亦微妙比之前代歷家附會歷元更立日法者自謂無愧伏惟陛下敬天時頒正朔授民事不可不致精密以為後代程式必須每歲測驗修攺積二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守其職永無攺

易雖百世後亦不復有先後時之弊矣凡舊歷承訛踵陋不可不革者條具别狀以聞制曰可仍賜名曰授時歷以其年冬至頒行中外（行狀）

十八年公奔堯封府君喪晝夜悲號食憔勺飲卧不能寐治喪一據禮經前此毋夫人劉氏兄惲弟恒姪其相繼下世未殯方將從府君以事於先兆親營冢壙有司遺力相其役公固辭不受哀毁中凡舉五喪用是屬疾日侵皇太子屢遣醫胗治及葬贈楮幣二千緡及歷成

論賞而公已殁復追賜之太子因論大政首思及公顧左右稱惜良久行狀

公資簡重不妄言笑不樂靡麗不喜音樂其與人少許可雖權貴未賞假以辭色剛稜疾惡至負髙氣以忤之既與許公同太史院謂人曰先賢吾不得而見之今得許公可矣漸磨之久德宇為之一變亦以其子姪受業焉墓誌

自歲直辰已當代賢公卿如昭文竇公平章㢘公左丞

許公樞密董公相繼捐館舍中外聞之同發天不憖遺之嘆而甚於公公得年僅四十七重為哀惜云墓誌

太史郭公

公名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至元二年由提舉諸路河渠遷都水少監八年遷都水監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年改治新歷十六年遷同知太史院事歷成拜太史令二十九年修會通河命提調通惠河漕運事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

知太史院事累請致仕不許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公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筭數水利時太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贇善王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為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為泥潦汙没失其所在公甫冠為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於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太史齊公撰行狀

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絶人蒙賜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灌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于藺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運河以避白浮鸜澤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為三渠引出城東灌漑其地其三順德灃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没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滹沱

合入御河通行舟檝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鷄澤合入澧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東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一千餘頃其六黄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梁經由新舊孟州口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上輒曰當務哉此人真不為素食矣即受提舉諸路河渠四

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行狀

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為之因舊謀新更立閘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為立生祠於渠上行狀

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嚮自中興還特命舟順河而下

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可為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瀘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皆服其能（行狀）

十二年丞相巴延公南征議立水站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黄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為圖奏之行狀

十三年立局改治新歷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歷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寖以後天議欲修改而薨至是江左既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

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為之主領裁奏於上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歷理恒參預之公首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儀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别圖爽塏以木為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

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凡歴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柘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儀景𥘉表儀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葢圖日出入

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行狀

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贊善公為太史令公為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晏上不為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歷官赴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南北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

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十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天台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

十五度故景至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二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二度半強西京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

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强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二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二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行狀

十七年新歷告成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治莫重於歷日黄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後

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驗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

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缺年李淳風造

麟德歷以古歷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

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

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

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

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

二年歷經七十改其測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

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

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髙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酉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减大明歷十八刻逺近相符前後應凖二曰嵗餘自劉宋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

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令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黄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筭起自丁丑正月至已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

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推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筭變從黄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黄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黄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歷所差不多六曰

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歷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平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巨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者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黄道出入内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

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外限依限立招差取得每日行分初末極老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方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限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葢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著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筭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

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為朏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弧矢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合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行狀

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歷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

成之數尚皆未有定稾公於是比次篇數整齊分秒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擬稾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為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三十卷五星錯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行狀

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

嶺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瀘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朝廷令
各試所說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
瀘溝者命公與往亦為峭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
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粮河不用一
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
西水門入城環滙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
入舊運粮河每十里一置閘皆至通州凡為閘七距閘
里許上重置斗門時為提閉以通舟止水上覽奏喜曰

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塼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粮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驟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天顏為之開懌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

惠河漕運事公又欲於澄清閘稍東引水與北運河接立閘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行狀

大德二年名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暴至苟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公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行狀

七年詔内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

賴所施為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_{行狀}

公以純德實學為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歷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筏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溉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畢通建斗門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賈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沿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

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究厥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黄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殊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歷歷儀象制度之學真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為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行

缺

為儀積土為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見大用

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智巧不能私其議羣衆

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見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觀其匠

制未嘗不為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為當代法因語及

公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

謂度越千古矣行狀

元名臣事畧卷九

元名臣事畧卷十

元　蘇天爵　撰

尚書劉文獻公

公名肅字才卿汴州洺水人金興定中登進士第國初為東平嚴侯幕官歲壬子應名北上授邢州安撫使中統元年拜真定宣撫使明年召為右三部尚書兼議中書省事四年致仕仍議中書省事是歲卒年

六十

公幼氣孱年十六始舉屬句缺稟借抄年許便能從諸生習為程文下筆皆有理致中興定二年詞賦進士第辟新蔡令始入其境彌望皆蒿萊問其故則曰近歲征賦率以牛力為差民多匿牛於它所而不得耕至縣適賦夏税乃平其輕重以為定額揭榜境内曰有能種樹牧養創運興造續有增置者更不加賦行之再稔荒田耕墾殆盡畜牧遍野比秩滿入為尚書省掾屬刑禁

會内藏庫吏告本庫官屬盜羅者復有盜入宫竊内藏珠者金主怒敕令窮治有司捕盜不能獲推訊京市買珠者但指前庫吏盜珠貨已久願代償他珠而原盜羅又不獲二事逮及十一人刑部大理皆欲處次極刑宰相以下莫敢異同公獨執而不報以為本捕之賊物非正贓而欲置人於死恐涉寃枉皆當駁出辨論月餘咸釋出之平章宋公撰墓誌

汴梁下公挈家入東平嚴武惠公招致幕下署行尚書

省事外即改行軍萬戸府經歷東平歳賦丁絲包銀而復輸蛾蠒十餘萬兩色絹萬匹民不堪重公白武惠奏而罷之諸路復綿絹自此始漕渠決河間散水口役夫萬人東平獨膺十之四主役者且築且穴工無已時公白武惠曰此我之劇疾也數其慢不時塞請於朝即減其役尋罷之軍儲糧歳輸新衞東平水運萬石至舊衞再輦而南五十里公具圖言於朝乞立衞州倉朝議從之公在東平二十年贊畫為多高文定公撰墓碑

聖上初在潛邸以介弟之親輔政先朝鋭意太平徵聘四方宿儒俊造賔接柄用以更張治具立安撫司于邢爬䟽蕪穢立經畧司于汴開斥邊徼立宣撫司于秦保釐封國公首膺邢州之選自金干戈擾攘土豪崛起惟知聚斂孰為法度程式公到郡公私闕乏日不能給遂興鐵冶以足公用造楮幣以通民貨車編甲乙受領而傳馬給囷戶恒奉而駟官舍既修賔館得所川梁倉庾簿書期會羣吏泣守惟謹四方傳其新政焉墓碑

上即位勵精為治置十路宣撫司以總天下之政公治真定真定行用銀鈔奉太后旨交通燕趙以及唐鄧之間數計八千餘中統新鈔將行銀鈔之價頓虧公私嚚然不知措手公言救之之術有三舊鈔不行下損民財上廢天子仁孝之名依舊用行一也新舊兼用二也必欲全行新鈔直須如數收換庶幾小民不致虛損三也省議是之從其第三策城西南有隄堰歲久缺壞公行視急修之撤洳易土植柳其上秋果大雨滹沱水至無

害郡人德之墓碑

二年公被召議立省部首拜右三部尚書一時典憲多出公手尋有旨兼議中書省事是年以年老求退上曰卿耆年宿德飽諳政事宜立範模使後人易於遵守朕之意也可無辭明旦復上章請老始許以本官致仕仍給半俸終身議中書省事如故墓碑

公喜論天下事軍國之大計米鹽之細務罔不周知辭閒理順未嘗疾言遽色惟善是欲不滯於一己之私自

中統以來右曹之任以通方得名者獨公一人焉墓碑

平章宋公

公名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國初為東平行臺幕官中統元年拜益都宣撫使召為右三部尚書王師圍濟南參議行中書省事至元二年拜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未幾拜平章政事三年以年老辭位詔中書大事即其家議之是年薨年八十

公貌清奇耳聳過眉一寸許相者以為必壽且貴資敏

悟學如夙習弱冠工文賦隨薦書試禮部同族兄 _闕 柔

補太學齋名一時有大小宋之名 太常徐公撰墓誌 又東平吴公疎堂集

公未為進士時嘗試禮部出與二舉子過相者李茂而問馬茂謂二人者皆擢甲科一人無官一不過為縣主簿徐指公謂曰不及第官一品壽八十後皆如其言

貞祐板蕩公避地河南居無何復還鄉里潞州亂東走趙魏間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名為安撫司計議義斌歿偕衆歸國朝東平行臺嚴魯公聞其名招置幕府置詳議官兼提舉學校相嚴行臺上計閽度多經由近侍奏

決至與丞相耶律公有違言公勸行臺致禮道時好每事咨禀一不敢專耶律公喜亦深相接納中外交懽諸權鎮重行臺因是益倚信公墓誌

歲壬辰行臺戍黄陵金兵悉力來攻我師不利敵勢鴟張曹濮以南皆震慴有自敵中逃歸者敵且至人情洶洶公請行臺斬横議者首以令諸城境内復安繼而汴梁潰饑民北徙殍殣相望公議作廣厦糜粥以食之復以羣聚多疫人給米一斛俾散居近境所全活無慮萬

討及士之流寓者悉引見行臺用惠尤厚薦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十餘人皆自羈旅援之同行與參謀議四方聞義而來依者館無虛日故東平人物視他鎮為多墓誌

乙未受朝命遷右司郎中行臺所轄五十餘城仍有堡寨諸戶自守令以下皆大偏小校崛起田畝不閑禮法其從政官吏相與為囊橐以病民是時天下畧定庶事草創征斂之繁營屯之擾法度未立民不安生公謂十

羊九牧民窮而無告乃倣前代設觀察采訪之比分三道按刷文檢均科賦税糾舉官吏公居中主其事於是初立程式與爲期會黜私奬勤視其後者而鞭之吏民始知有官府之政撫治之道焉東平一道二十餘萬户生口不啻百萬所以安居暇食得享有生之樂者公之功也尚書李公撰神道碑

時諸將校例有部曲户謂脚寨幾四百所各擅賦役公請罷歸州縣行臺初難之既而改令歸一人以爲便墓誌

行臺薨子忠濟襲爵以公者德宿望表於朝授參議東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公倡新廟學敦命前進士康曄王磐為教官自先聖顔孟子孫至生徒幾百人咸繼庖廩俾肄藝業春秋釋奠隨季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風為之一變墓誌 又高唐閻公文集云國初嚴侯忠濟首建郡學延康先生曄為之師四方來學者甚衆先生家高唐歲歸拜掃先塋學生王伯祥者一夕夢與諸生郊迎先生於北郭外陳家橋同輩方聚立橋南遥望先過橋北者皆衣金紫夢中殊駭異覺即語同舍其後十餘年罷侯置守始定朝儀右官華服凡夢中所見衣金紫者果至通顯如翰林徐公李公謙總管孟侯祺尚書張公孔孫承旨閻公之奇右丞馬公紹中丞

吴公行凡十餘人其立橋南者皆泯没無聞焉

己未夏上南伐遣使聘至濮處已以問公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恩未洽天下之民嗷嗷失依所以拒命者特畏死爾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百城馳檄而下太平之業可指日而待也上善其言禮遇甚厚神道碑

中統建元授益都等路宣撫使未幾入覲拜右三部尚書會創立省部一時典章制度多公裁定奪上以公知兵詔參議軍前行中書省事公單車至戰壘觀形便遂

以策上丞相史公自今壇賊擁衆東來送死孤墉此天與我也宜急增築外城俾不得走突則勢日窘食盡援絶不攻而自潰矣議與史公合遂擒壇墓誌

凱還公上便宜十事大畧謂官爵人主之柄當自朝廷出一命以上並付吏部以為永選律令國之紀綱令民所犯各由所司輕重其罪宜卒刋定明頒天下使官知所守民知所避且監司總統一路之政所用猥雜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俾居其職臨民官皆相傳以

世非法賦斂困苦無告亦宜遷轉以革久弊又立國學教胄子勑州郡提學課試諸生凡三年一闢貢舉中第者入仕則人材輩出矣詔命中書施行之墓誌

至元二年罷世襲官初行遷轉法詔公同左丞相耶律公按行山東調選所部長次官墓誌

還朝改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復奏乞頒吏禄定職田以養廉勤而戒貪惰從之墓誌

拜平章政事因陳切於時務者十三策上皆嘉納焉悔

用公晚公以年老懇辭上曰卿精力未衰勉為朕留措置大事毋苦引年第令百司有倫序即聽卿自便墓誌
三年十一月乃得請特勅中書凡有大事即其家訪問
公居私第每聞公家事有不宜於民者猶削牘封奏之其拳拳愛君之心老而彌篤始得寒疾汗之不解家人將進劑公曰死生有命將餌藥何為疾革諸子請遺言公曰汝輩皆長立平昔教之者為不少尚何言耶墓誌

參政楊文獻公

公名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金正大初登進士第國初為河南課税及經畧司幕官中統元年拜北京宣撫使明年入拜參知政事至元六年出為懷孟路總管其年薨年七十三

公性聰敏為文無所不能尤長於樂府幼失怙恃從人南渡崛崎轗軻十餘年自宋遷亳自亳遷許昌以教讀為正大甲申擢進士第會參政李蹊行大司農於許公以詩送之李大嗟賞歸言於朝舉偃師令到官數月以

廉幹稱改令蒲城陜縣皆號繁劇而公優為之方將書考上上而陵谷變遷矣歲已丑楊公奐徵收河南課稅起公為經歷官繼而萬户史侯經畧河南復為參議公於草創之際俱稱辦事未幾朝廷設十道宣撫以公使北京中書省立拜參知政事公外若沈默内藏諸用其所裨益為多及例罷猶詔與左丞姚公日赴省議事至元已巳出守懷州公時年七十有三矣王文康公文集

又楊升能事言狀云楊正卿為人美風姿工詞翰避亂河南草娶於羈旅中爾後登科歷職遂與之偕老當此之時一人無

罪出數妻必欲富貴而又有貌者嗚呼君子哉正卿

中統初無斥其名某相當國自洛陽起西菴楊公宣撫遼西既至任事公為喻云回婦越商相為室家言說不能道盡也為圖令以意求之十纔得其一二每夕回婦焚香祝天雪泣而言越商亦不知也鄰有曉回語者潛聽釋之云注祿神官獨不能遠以從近也耶傳至廟堂諸公笑之數日齒冷其明年公入大參牧菴文集

尚書祝部會驗舊例內外自行移親王宰相不署姓執

政署姓解亦不書名實古禮尊賢嚴德之義照得懷孟路總管楊少中係前執政官見申部文解書名似或於禮未宜乞依舊例止書姓不書名尚書省依至元七年十月國朝典章

公判河内嘆廟學卑陋𢾁為禮殿五楹塑先聖先師洎十哲像事之未幾公請老而去野齋李公文集

宣慰張公

公名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國初為丞相史忠武

王幕官尋名居潛邸中統元年拜河東宣撫使入拜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出為東平宣慰使出僉山東行省復名參議中書省事表乞致仕未幾起為侍御史遂致仕歸至元十一年卒年八十

公資穎悟自童孺便覺凝然如成人弱冠有聲場屋間四赴廷試貞祐兵興家業蕩盡以世故試補御史臺掾時有盜殺卜者有司蹤跡之獲僧匿一婦人畏搒掠誣服云嘗以私謀質問故殺以塞口獄具待報公疑其寃

其後果得賊趙禮部秉文楊戶部慥器其材交口薦譽其所游者雷李元白皆當世名士

汲郡王公撰行狀

汴都下北渡僑居成安縣故相史公開府真定聞其名聘充經歷官乙未從開府南征凡籌畫調度倚公為重軍士多避役亡去獲必戮以厲餘者公極言其不可後配之守城而已光州下華山農民團結為固開府令攻之公曰鄉民為自保計當以禍福開諭如或旅拒加兵未晚從之皆相繼來降全活者不可勝計師還兼提領

真定府事板蕩後民耗弱不任差役官從胡商貸子錢以充貢賦謂之羊羔利歲久商來責所負例配徵民伍有破產不能償者公言於開府請於朝止一本息付之又料民定其等第賦稅之輸豪富者先之而貧窮者得比末減升真定府參議興滯補弊多所裨益由是聲望隆於諸鎮而上達於闕庭矣行狀

上在王邸歲丁未遣使來召既見王從容問曰孔子没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而不

在王能行聖人之道即為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王曰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見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武弁世爵若論軍國大計又皆不預其内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之一不過閲簿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王悅乃詢以祖宗法度具在而未施設者甚多將若之何公指御前銀槃曰創業之主如制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今當

求謹厚者司掌迺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有竊之而去者王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訪中國人材公因舉魏璠元好問李治等二十餘人王屈指數之間有能道其姓名者王問農家亦勞何衣食之不贍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美者輸之官餘麄惡者將以仰事俯畜而親民之吏復横斂以盡之民則鮮有不凍餒者矣戊申公釋奠致胙於王王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居對曰孔子萬代王者

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見時君尊師重道之心何如耳王曰自今而後此禮不廢王又問曰今之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公曰典兵者軍無紀律專事殘暴所得不償其失宰固為重若司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蠹亦非細王默然良久曰然則奈何公曰莫若更選族人之賢如令昆布哈者使主兵柄勲舊如實都爾古者使主民政則天下皆受其賜矣其年夏公得

告將還因薦白文舉缺之趙元德李進之高鳴李槃李濤數人陛辭又陳缺擇人材察下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用度規戒於王公在朝庭朞年每進見延訪聖人道德之旨修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明切直多所開悟故呼字賜坐賚賜之禮殊渥

行狀

公奉旨教冑子博囉瑪勒及修理鎮之學宮內外煥然一新會生徒行祀禮衣冠濟濟有承平之舊郡邑化之文

風翕然為振行狀

壬子公與元好問北覲奉啓請王為儒教大宗師王悅而受之繼啓累朝有旨蠲免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王為降旨仍命公提舉真定學校行狀

王即皇帝位起公為河南北路宣撫使汾晉地廣物衆官世守吏結為朋黨侵漁貪賄以豪强相軋其視官府紀綱及民疾苦殆土苴然而貧弱寃抑終莫得伸公下車逮其姦賊之甚者若太原石林氏平陽段李河中呼

察和斯等數十人械庭下數其罪惡杖而出之于是捜剔吏弊遴選官屬庶政一新所部肅然訟牒日以百數胥吏疲於傳命公随見随決剖析以理折衷於法皆情得而去吏但受成而已耆耋不遠數百里來觀至以手加額云六十年不期復見此太平官府吏民戴之若神明焉歲歉民乏食請于朝發常平粟貸之及減其租稅有差河東賦役素無適從官吏櫜槖為姦賦一征十民不勝其困苦故多流亡公閲實户徧均其等第出納有

法數十年之弊一旦革去西川元帥㩉埒重取兵一千一百人守吏畏其威莫敢申理隸鳳翔屯田者八百餘人屯罷兵不歸籍會僉防戍兵河中浮梁故有守卒不以充數公皆條奏之上可其請兵後貧民多依庇豪右及有以身傭藉衣食歷年滋久掩為家人驗籍質券悉出之為民文水白氏婦嘗鬻二子以償長男徒罪之贓公至覈異之究其情以鬻子故取公使錢贖還之行狀

二年春考績於京師為十路最陞見上勞之命疏時所

急務具四事以奏一曰嚴保舉以取人所以絶請託而得可用之才二曰給俸禄以養廉能所以禁贓濫不使侵漁子民三曰易世官而遷都邑所以考治績革舊弊而攄民之寃四曰止刑罰而勿屢赦所以絶幸民息盜賊而期於無刑皆深切時事上嘉納焉

拜東平路宣慰使東平巨鎮也其政賦獄訟之繁視河東為倍蓰如李祐之缺

劉蒙格楊奇味之贓奸皆窮其根株不少貸方春旱種不下祈於泰山一夕甘澍沾足

宣慰使巴拉同知保赫鼎其下崔彦等數十人假其權
勢干擾庶政公亷知繫之獄彼力為營救公怒曰君欲
黨姦人而違制令乎竟抵之罪每一字必與同署周折
三數乃得施行彼雖有後言中心自畏服焉巴拉以盜
賊充斥獲者欲處以死公曰吾豈敢曲從加妄殺乎巴
拉密以聞有旨張耀卿所言准合條例可從之奏免遠
輸豆粟二十萬斛和糴粟十萬斛保赫鼎議欲官賦蠒
絲令民稅之而後輸公曰是無上以毒下也且輸納後

期之責孰任之遂罷其事有寡婦馬氏將鬻其女以償逋賦分已俸代之奏蠲其額行狀

至元三年秩參政中書省事宰相傳旨令坐都堂議事凡軍國大政必諮訪而後行有旨令趙彛使日本命都堂議勅高麗詔以進公曰趙彛本宋人萬一所言不實恐妄生邊釁貽笑遠邦明日同宰執奏之遂止行狀

五年春起公侍御史同平章塔齊爾行御史臺辭不拜有言沿邊將校冒功軍士虛耗廩弊者上怒勅使按治

仍以其事諭公陳奏公奏在昔將校備嘗艱阻與士卒同甘苦今年少子弟襲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之事乎致朝廷勑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約束耳若懲痛繩以法則人不自安今但易其部署選武毅有才畧者任之則軍政自新時委風憲官體察量革其弊牢執傳旨命公議御史臺條例公奏曰御史執法官令法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又難久陛下宜慎思之後數日復名公曰朕慮之已熟卿當力行對曰若必欲行之

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無令妄奏諸局承應人皆得究治上良久曰可徐行之公以衰老懇辭命舉可任風憲者公手疏烏庫哩貞張邦彦圖克坦公履張（缺）張肅李槃張昉曹椿年西方賓周正士逸民王博文列郁孫汝楫王琿胡祗道周砥李謙魏初鄭宸等以聞又乞致仕許之（行狀）

公天資剛直博學有經濟器容色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為端人正士遇事風生果於斷決庭議剴切矯矯然有

三代遺直其奬善良疾姦惡革弊政美風化常懷濟時行道盡忠所事以實惠及民成敗利鈍初不計恤其兩鎮巨藩再入中書雖權貴素以嚴厲稱者與之相往復論難不毫髮相假貸時或齟齬其耿耿自信氣終不下既為上所深知凡大政令必咨決焉論者謂省臺肇建進司儒學開太平之基公實為啓迪之先故譖毀不行纔退復名終始眷顧之禮不少衰焉上問巴拉張耀卿曾受賂否曰若言其受賂豈不畏上蒼乎與人交重然

諾不戲言笑在尊俎間亦以禮法自持故元遺山呼為畏友親舊不敢干以私恤患難周困乏至質衣與書無難色儒士宋子昭羈於豪權家言於上官出之蜀儒古生售於缺鳩銀贖缺仍給缺為良張新軒子琥已結婚無以成禮資俸以婚屢與遺老敬齋游封龍山時人目為龍山三老云行狀

元名臣事畧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名臣事畧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嘉曾

謄錄監生臣李應坡

元名臣事畧卷十一

元　蘇天爵　撰

左丞李忠宣公

公名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初事潛邸中統元年授燕京宣撫使歷山西宣慰使太原路總管至元五年召為右三部尚書八年拜北京行省參知政事十一年遷安西王相明年以王相撫蜀又明年拜西川

樞密副使十七年拜安西行省左丞命未下而薨年

六十三

吏部君且卒指公謂宋夫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任悍鷙刻削人蒙吾力脫罪罟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我門者公方三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升菽夫人舂蓬稗為粮芼藜莧為茁活之荒歲既就外傅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禄食充足甘旨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已乃厭糟麯歎曰

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懽親善身兩大之間人壽幾何烏可無或有闒同腐草木也

絶少年輩不游交其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牧菴姚公撰行狀

歲丁未用故太保劉公薦徵至潛藩俾侍皇太子講讀薦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宣撫司參議智廷賢皆就徵行狀

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隸潛藩擇庭臣可理賦者俾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四

川路咽喉規進取數萬之師待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散幣之或給鹽劵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與元水漕嘉陵二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即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蓬閬洋夔合順慶隆八府州治其地號為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行狀

中統改元為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省開

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行狀

三年惡相以反誅以為山西宣慰使罷權勢之籍民為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行狀

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太原路總管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為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公愈益勤勵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賊以別民庶裁婚葬俾師簡儉敦耕桑以富民生理之出

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絶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竒衺之覬凡與民漸磨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行狀

五年徵入為右三部尚書人有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公者莫不請求保為衣冠之族無有是也漫不為應懸巳俸為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慚服叔竟以是論死行狀

七年上以蝗旱為憂俾録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己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為不寃公燭其誣名鞫其妾搒掠一加服不移晷葢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也因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死罪觀者神之行狀

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奏求公輔己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缺歲入得

粟麥數十萬芻藁粟百萬行狀

十二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

樞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洛受兵

食方畧公危動之曰宋今既亡重慶以巨擘之地不降

何歸正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不

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璽書來赦最

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僞

為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

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疆埸心迹之著白者况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爲哉公出未至秦瀘州畔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行狀

十四年詔以布哈與公代爲西川副樞公爲王相大軍既發公留成都供億食纔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行狀

十五年重慶之圍再發踰月即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

諸山壁水栅隨之皆下而東相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經東川歸以為重慶帥閫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鋭拒守合州空虛誠使諜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即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珏以天子盛德遠著宋室淪亡三宫皆北又頌聖量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又為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為均為臣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為州

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惑者耶此州人不自為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君竊君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又約書言為檄刋木於山浮板於江珏未及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興張郤十二人者詗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為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喻珏者而益剴切輿至立亦討夙

與東府有深怨懼誅使興等導帥斡楊獬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為招珏誠極寛矣竟不見降無功而返今立珏牙校也習狂詐不信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絶窮而來歸亦其勢然然我非攘君功者誠恐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為國活此民豈計以嫌怨為哉即單舸濟

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行狀

十七年西南夷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討之兵且壓境公適被命在播亟遣使止兵勿進别遣人趨鬼國使降酋長懾公名曰是活合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即身至播州泣且告曰我屬百萬人微公來死且不降今得所歸蔑有二矣公以其言來上聖意開允改鬼國為順元路以其酋為宣撫使及公

蠻夷聞訃哭之甚哀其私親為位而祭者動輒數百千人合州安撫使立衰絰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為發百人護喪興元僉播州安撫使何彦清順民欲立廟以祀之夫邊徼遠夷之人未易懷服公之所以能得其心者顧豈以聲音笑貌為哉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若公之言動出乎身加乎民發乎邇見乎遠彼西南之人被生死骨肉之賜者無慮億萬計其為忠信篤敬不旣大矣乎

野齋李公神道碑撰

公天性孝悌事太夫人深愛和氣愉色婉容自幼至貴能養志順色未嘗少失推意於兄姊友愛彌篤凡有俸賜必均及之資禀雅重與人交踈澹寡合不為詡詡態久而後知其居官清慎非義一毫不取羅施鬼國之入附也有以受賄數譖於朝者上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事神道碑

公為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於臣職子道請閒斯行以絶嵩嬀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匱

民力爲中外所厭服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東歸必薦
汲之王陛秩留之故闕輔得士爲多_{行狀}
初權臣阿噲鷄特與公偕侍潛邸及當國用事公未始一
至其門彼嘗卑恭求好拒之愈力其所守類此_{神道碑}

參政商文定公

公名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諱
改焉國初爲東平行臺幕官入事潛邸爲京兆宣撫
司郎中就遷副使中統元年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

遂僉行省事明年進參知政事坐言者罷起為四川行樞院事至元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六年同僉樞密院事累遷副使十年出為安西王相十五年王薨十七年王相亦罷坐事得免二十年復為樞密副使尋以疾辭二十五年薨年八十

公生於大安己巳至少保没年二十有四汴京陷北走依冠氏趙帥天錫與元好問楊缺游

東平嚴武惠公統屬齊魯魏五十四城號行省招徠名

士以禮聘公俾教諸子經學武惠卒嫡先死遺命以子忠濟嗣時朝命未下公教忠濟為喪主哀而中禮弔者敬悅輔之見大臣奏其克嗣制可忠濟辟公為經歷官凡五年出倅曹州未幾歸東平日與魯諸賢為琴詠會後官經歷贊忠濟大興學校聘康曄說書李昶說春秋李禎說大學學生百餘人養之優厚督於課試後皆通顯東州多士公實作之墓碑

憲宗朝缺世祖以貴介弟鎮撫中夏得耑征誅聞公有

經濟畧左官諸侯遣使徵至鹽州名對稱旨字而不名
間陪燕語因曰挺來時李璮城朐山東平當餽米萬石
東平至朐山十石致一石且車淖於雨必後期後期罪
死請輸沂州使璮軍取食便世祖曰愛民如此忍不敬
從墓碑
詔以京兆分世祖教楊惟中宣撫關中公為郎中芟斬
之餘八州十二縣户不滿萬皆驚憂無聊賴公佐惟中
進賢良黜貪暴明尊畀出淹滯定規程主簿責印楮幣

頒祿糈務農薄稅通其有無朞月秦民乃安誅一大猾羣吏咸慴明年惟中罷教廉希憲來使登公副之墓碑丙辰夏我師征南詔京兆布萬疋米三千石帛三千段械器稱是輸平凉為軍需軍期迫甚郡人大恐公曰此易集也運米千里妨我蠶麥鄜州長王姓者雅為公所禮平凉人也公名與之謀王曰不煩公運僕有家粟積平凉盡以代輸公大喜有旨割懷孟益世祖教公往治既至一多金子酗酒殺人坐死取豪猾杖於市一郡慴

伏乃濟之以恩懷人至今縷道其善墓碑

丁巳丞相阿勒達爾會討陜西河南罷宣撫司公還東平陵周公撰墓誌又牧菴文集云先是分封世祖以京兆戶益以懷孟且詔總天下之兵遂置經畧司於河南宣撫司從宜所於關西行部於秦州漕運司於衛安撫司於邢名遣諸軍屯田戍邊首淮尾蜀以休秋春士馬往來之勞東西數千里道不拾遺中土諸侯民庶翕然歸心歲丁巳宗親間之遂解兵權已而遣阿勒達爾至京兆大禁汴蜀兵民之官下及管庫征商之吏皆入計曲為條百四十二文致多方且曉衆曰惟劉萬戶史萬戶兩人罪請於朝益謂忠順公丞相忠武公也自餘我則專殺虐焰薰天多迫於死明年世祖身至帝所命下而事始終猶缺民之官凡昔所置諸司皆廢

己未憲宗親征蜀以圖宋世祖趨荆鄂軍於小濮名問軍事公對曰蜀道險遠瘴癘時作難必有功萬乘豈宜輕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我心（墓碑）

憲宗崩於軍庚申世祖至自鄂道遣張公文謙過公公語張公曰殿下班師師屯江北脫有一介馳詐發之軍中留何符契張公驚駭追及言之世祖大寤罵曰無一人為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不日額埒布格之使至軍中斬之（墓碑）

公赴名開平初憲宗征蜀季弟額埒布格留守和林至是左右部諸王大人會開平額埒布格不至會者勸進曰殿下太祖嫡孫大行母弟以賢以長當有天下上謙遜未許公與廉公希憲參大議潛進言曰先發制人後發人制天命不敢辭人情不敢違事機一失萬巧莫追上頷之明日會者力請遂即位墓碑

額埒布格起兵公奏曰南師可還備邊西師可軍便地從之以廉公及公宣撫陝蜀公等至關中六盤之兵已

應和林公謂廉公曰為六盤策有三選鋒乘虛直擣京兆上也積財聚兵觀釁走利中也重裝北赴歸重和林下也廉公曰策彼何出公曰出下已而果如所策是時人持二志闗隴日閉鞏昌汪帥兵號勁果其弟良臣適至公等承制佩良臣虎符出庫銀萬五千兩使歸發兵乃完城濬隍借兵於民拜巴崇為將公戒之曰公帥未練之卒出應初敵揚聲借勢使賊不敢東椿違戒而衂敵兵懼而西去公命巴崇追至甘州汪良臣將兵來會

咸聽諸侯王哈坦號令哈坦陳於北巴崇陳於南良臣陳於中大戰甘州東殺大將阿勒達爾琿塔噶斬首虜無筭闌隴平捷聞上報曰卿等古名將也臨機制變不遺朕憂遂改宣撫司為中書省進廉公為右丞公為僉行中書省事明年進公參知政事墓碑

宋瀘州將劉整因我降人數百及來歸附將論誅之公盡釋囚之聞邊將不和公輒手書開諭皆得其死力若蜀帥耨埒閭帥楊大淵青居山帥奇徹也墓碑

興元倅費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於朝上名入便殿曰使卿闗中使卿懷孟而著治效今訟卿者還至卿豈有所掣耶亦驕而志懰耶公對曰臣在秦三年豈能事事當理上負聖恩下欺臣心有死不為鉅冦滿野借兵完城事豈得已且有前旨也功若自歸罪則分人非臣所事欲加之罪臣請就戮上顧侍臣數公大計屈伸手指凡十有七謂公曰卿無罪今委卿四川勉之行大用卿出金虎符佩公行四川行樞密院事墓碑

至元元年入中書上欲知經學公與姚左丞樞竇學士默王承旨鶚楊參政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墓碑

初中統三年立領部以阿哈瑪特總錢穀至是革去公與太保劉公等奏於王爲中書令入省聽政罷世官行遷轉法併州縣戶耗者墓誌

二年平章趙璧奏立諸路行省丞相耶律鑄行省河東公爲之貳旋召還

六年同僉樞密院事連年遷僉書遷副使數軍實差萬戶千戶等三給軍吏俸使四千人屯田給牛種農器墾田三萬畝收其穫以餉親軍汰不勝軍者戶三萬戶一丁者亦汰酌于丁業多寡業多丁寡者財力相資合出一軍墓碑

十年封皇子忙哥剌為安西王立王相府以公為王相上曰王年少河之西盡以委卿公進十策於王曰睦親隣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

治固本根察下情王為置酒嘉納墓碑　又牧菴文集云至元九年立皇子為安西王明年至長安營於素滻之西毳殿中侍衛士環列車間容車輾間容帳包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為牙門譏其出入其時西河之外泰固內地教令之加于隴于涼于蜀于羌諸侯王郡牧藩酋星羅棊錯于是間者靡不與金篚帛效馬獻琛輻輳庭闕如恐闕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産鹽鐵之制不入王府闕邸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闕二舍邸易在長安者為安西六盤者為開成皆聽為宮邸用不足取之闕歲或多至楮幣貫計者三十萬裁七年而棄其國

王薨王妃使公請嗣於天子未允明年又入請賜允猶未遣也公病於京兆其年王妃殺王相趙炳於六盤辭

連公子瓛逮至行在所下公吏久之得免墓碑又墓誌云至元十五年冬王薨王子哈達當嗣王妃命公請於上上曰齒弱祖宗之訓未習也卿姑行王相府事以俟初運使郭琮郎中令郭叔雲與王相趙昞搆隙相破人或告趙昞不法王妃令囚之六盤獄以死朝廷疑擅殺之取二郭鞫問伏辜事無一毫及公惟王府女奚察察爾以預二郭謀將刑規以求王始有曖昧語冒公及其子亦知之上怒拘公於趙氏子獄上命趙氏子曰商孟卿老書生可與諸儒缺其罪宋儒青陽缺以義缺為奏曰臣宋儒不知商孟卿向來之功可補今日之過乎上不懌曰是同類相助之辭也僉樞密事董之忠奏曰宋儒不知商孟卿何如人臣以曩時推戴之功語之矣上良久曰其事果何如對曰臣目未見耳固聞之殺人之謀商孟卿不預也上默然不答十六年春有旨商孟卿不可全以無罪釋之籍其家是冬始釋公及瓛

十年復樞密副使尋以病免二十一年趙氏子復訟公死公又被逮百餘日乃得釋公嘆曰蘇端明貶黄州作雪堂於東坡貶惠州築室於白鶴觀若將終身善處變矣我有慕焉遂葺小圃於都城之南以居澹然與造物者遊朝士及僧道日造門問遺不絶益為世所重墓誌

曹有阜曰左山公自號左山老人著詩千餘篇尤善隸書時人銘其先世者以不得公書為未孝墓碑

公具文武才缺　公亮慷慨有大志遭際世祖聖神之

主道同氣合獲展宏畧功在社稷德洽黎元慶流子孫可謂一代英傑者矣雖冒安西之獄事旋昭雪克終令名蓋有以也 墓碑

樞密趙文正公

公名良弼字輔之趙州贊皇人國初舉進士教授趙州歲辛亥名居王邸歷邢州陝西幕官已未王師伐宋參議元帥府事中統元年拜陝西西川宣撫使至元七年授高麗經畧使奉使日本還朝改四川經畧

使十年拜同僉樞密院事居官九年以疾辭歸二十

二年薨年七十二

公女真人避遼章帝宗真諱易真為直以部族珠嘉著

姓佐金相平遼宋功世長千夫戍真定贊皇人不能金

言者譌為趙家其曾大父鎮國上將軍諱祚者因易姓

趙牧庵撰廟碑

公少聰警負膽膂機數其父元帥右都監節死謚忠憫

公官公奉職義宗播歸德上黨公部將防提控崔立移

守相降而自王猶譏城門妄出入者殺積骸狼籍公侍
母夫人懷其家牒及忠憫以上世遺繪曰非是無以知
吾生族彷彿儀形雜薪丐人竊出將歸趙及河已集將
北之民數千惟七艘濟舟兵病民之爭挺刃亂投及夫
人首公臂受之幾折兵顧見哀手援以登廟碑
公輦母夫人北渡河至鄉奉事之外日從名儒講論文
藝尤致意司馬氏通鑑歷代典章制度兵馬强弱地理
扼塞有關國家興衰治亂者無不記憶戊戌朝命試諸

道進士公中缺選教授趙州野齋李公撰墓碑

上居潛邸用薦者召公北上召對稱旨會立邢州安撫司擢公為幕長邢久不得善吏積弊日深公區畫有方事或掣肘則請諸王府再閱歲凡六往返所請率賜俞允邢賴以治升陝西宣撫司郎中墓碑

己未王師伐宋大臣巴圖爾為元帥公參議帥府事兼江淮安撫使五戰皆捷渡江至鄂分道趨湖南攻下岳州抵潭州而還用兵有紀律未嘗妄戮一人墓碑

大駕北幸陳時務十二事言皆有徵上深嘉歎至衛驛遣如京兆訪察秦蜀人情事宜不踰月具得其實還報日列十事上聞多見采用墓碑

公言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臣附前歳世子王倎來朝適鑾輅西征留滯者二年矣供張踈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立之為王遣送還國世子必感恩戴德願修臣職是不勞一卒得一

國也上是其言即日改館世子顧遇有加尋賜封船遣
還高麗遂一意内附皆自公發之上即位首立陜西宣
撫司廉公希憲為使商公挺為副使公參議司事時甫
罹大變衆心未一事機少忽變生意外公受命即就道
先二公至知事不可緩乘機決策前事而發廉商二公
繼至同心協謀卒平大亂安反側公贊畫之力居多九
月改宣撫司為行中書省拜公陜西四川宣撫使兼參
議行省事屬用武之際調兵馬給粮餉所統九路缺城

受事日不暇給心計口授物來則應卒贊成秦蜀之功

墓碑

二年冬省諸侯宣撫司公遂不出居無何費寅以九事訟諸朝誣廉公商公有異志指公為徽寅成都人初我師取四川十六年李梓發盜居南安公慮他將往則為暴堅其不下請身往平繳提兵千營於城北為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必不為用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皆散還其鄉不戮一

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衆數萬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我南康只限彭蠡比寇不馘將亂南康乃調國兵戍過彭蠡西缺別遣方招討將其軍仗伏舟中偽為商農經造缺生擒萬一與其相曹者以歸礫龍興市其徒駭散復其民居後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慝誅矣延求何為免之神道碑

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江西湖廣三省再造海艦

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入閩陳其過舉他相以為不可廢閣詔令異同之間公斃於豫章而始成戰艦遣宣慰某者總致於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興將以是日斬使忽詔下既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斃猶利國猶古尸諫云神道碑

公家房事妣夫人曲盡孝敬迨斃移是以養寡姊視政之休未嘗廢從戎亦槖馳負書以行延師私塾毓德諸子日或一至其舍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睿聖

大有為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以燮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於襄陽於湖廣於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淳安而集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 缺 海隅之難盜賊附起禍譬而賞勸德綏而威撻徐革其面而法其心俾方内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辭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殺之訓者無其亞匹 神道碑

元名臣事畧卷十一